

作家
谈阅读

Zuo
jia
Tan
yue
du

给青少年读者的阅读点津之书



读书知味



The Taste
— of —
Reading

肖复兴 /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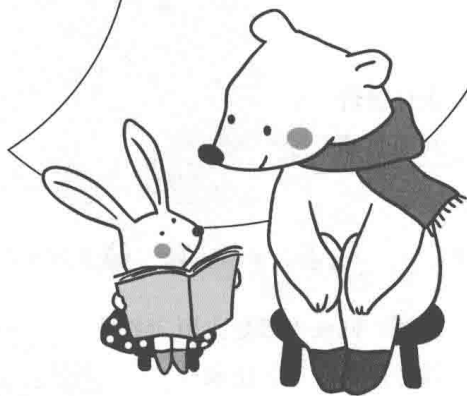
Xiaofuxing
Works

肖复兴数十载心血力作 / / / / / 青少年受益终生的32堂读书课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读知书味



The Taste
of Reading

肖复兴 /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读书知味 / 肖复兴著. -- 武汉 : 长江文艺出版社,
2017.7

ISBN 978-7-5354-9649-2

I. ①读… II. ①肖… III. ①读书方法—青少年读物
IV. ①G792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10647 号

责任编辑: 李 艳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封面装帧: 壹 诺

责任印制: 邱 莉 刘 星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 毫米×1280 毫米 1/32 印张: 7.875 插页: 8 页

版次: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118 千字

定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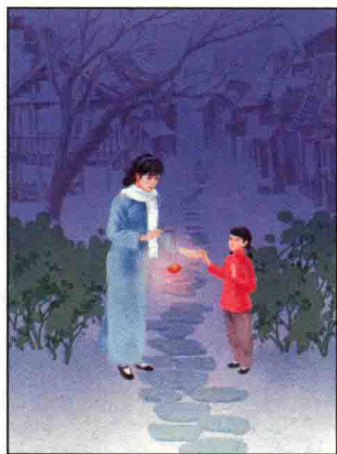
孙犁《荷花淀》



孙犁先生善于在小东西上做文章，使小说达到曲径通幽的境界。荷花淀里最为常见的苇眉子和菱角，方被孙犁先生点石成金，写成了活物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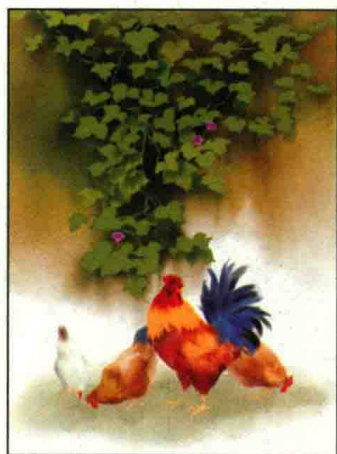
冰心《小橘灯》



文章写的重点不是王家的父母，而是王家那个八九岁的小姑娘；写小姑娘，笔力又集中在那盏用橘子皮做成的小橘灯上；“我”带去的橘子，不着痕迹，自然而妥贴地成了主角。



韩少功《山南水北》



拟人，让这只公鸡一下子变得威武雄壮。而且，这个武生华冠彩袍，金翎玉带，还能够“操上一杆丈八蛇矛或方天画戟，唱出一段《定风波》《长坂坡》”。



【日】新美南吉《去年的树》



“接着，她就唱起去年唱过的歌给灯火听。唱完了歌，鸟儿又对着灯火看了一会儿，就飞走了。”显然，这就不是人类要保护大自然的主题了，而是关于美好的主题，是对美好逝去的时光与事物的向往与怀念。

前言： 文学阅读与成长

这是一本关于读书的小书。在写作这本小书的时候，我常常想起自己阅读的经历。童年、少年和青春期的阅读，是多么难忘。阅读对于我的成长，曾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那么，我个人的阅读经验，对于今天的孩子们，还能够起到同样的作用吗？

我们目前面临着这样一种严峻的现实：电影和电视时代乃至网络时代的迅速到来，给传统的纸质阅读带来了强烈的冲击。特别是生机勃勃的手机拇指化阅读，大有取代纸质阅读的趋势。拇指在替代大脑，我们的阅读能力，确实是无可奈何地在退化。

那么，纸质阅读的魅力，究竟还存不存在呢？存在于哪里呢？

纸质阅读的作用，究竟还存不存在？存在于哪里呢？

可以肯定地说，如今纸质阅读仍很重要。它不像看影视

图像那样容易，也不如认字那样简单，它是一种能力，需要进行认真而系统的训练。在中小学阶段，这种能力，在拇指化阅读的冲击下，已经逐渐弱化，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。在以考试为轴心、以分数为价值判断的指引下，这种能力已经蜕变为中心思想、段落大意、写作特点老三样式的机械化阅读。

实际上，阅读是一种比应试更重要的能力。只有具备了这种能力，才能读出纸质图书中相应的意义及其乐趣。而且，这种能力可以伴随人一生的成长，可以丰富人的心灵与精神，并能够挖掘出人生的种种潜能。

先来说说我自己的读书经历吧。

自打识字起，我看的第一本书，是上海出版的《小朋友》，是一种画报的读本。识字多了，读《儿童时代》，是那种图文并茂的杂志。这都是父亲为我买的。每期都买，从不间断。

我自己买的第一本书，也是杂志，是上海出版的《少年文艺》，一角七分钱一本。那时，我上小学四年级。买到的那本《少年文艺》上，有美国作家马尔兹写的一篇小说，是《马戏团来到了镇上》，那篇小说令我印象深刻：小镇上第一

次来了一个马戏团，两个来自农村的穷孩子从来没看过马戏，非常想看，却没有钱，他们赶到镇上，帮着马戏团搬运东西，才换来一张入场券。可晚上坐在看台上，当马戏演出的时候，他们却累得睡着了。

这是我读的第一篇外国小说，同在《少年文艺》上看到的中国小说似乎大有不同，它没写复杂的事情，而是集中在一件小事上：两个孩子渴望看马戏却最终没有看成。这样的结局，让我讶异，它在我心中引起了莫名的惆怅，那种夹杂在美好与痛楚之间的忧郁的感觉，随着两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的睡着而弥漫开来。马尔兹可以说是我文学入门的第一位老师。

从那时候开始，我迷上了《少年文艺》，以前没有买到的，我在西单旧书店买到了一部分，余下的，我特意到国子监的首都图书馆借到了一部分。无论刮风下雨，都准时到国子监的图书馆借阅《少年文艺》的情景，我至今记忆犹新。春天，国子监里杨柳依依，在春雨中拂动着鹅黄色枝条的样子，仿佛就在眼前。

少年时的阅读情怀，总是带着你难忘的心情和想象的，它对你的影响是一生的，是致命的。

就是在《少年文艺》的紧密阅读中，我认识了另一位作

家——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家任大霖。他写的《打赌》和《渡口》，让我至今难以忘怀。现在想想，《打赌》和《渡口》同《马戏团来到镇上》一样，弥漫着的都是那样一丝淡淡的忧郁。我到现在还能记住当年读完《渡口》《打赌》时的情景：落日的黄昏，寂寥的大院，一丝带有惆怅的心绪，随晚雾与丁香轻轻飘散。我曾经将这两篇文章全文抄录在我的笔记本上，并推荐给我的好多同学看。时间过去了这么久，我依然可以完整地讲述这两个故事。

《渡口》中，小哥俩吵架，哥哥一气之下离家出走，弟弟一直在渡口等哥哥回家，为看得远些，弟弟爬到了一棵榆树上。傍晚的渡口寂静无声，半夜，弟弟睡着了，哥哥回来了，到处找弟弟。听见哥哥叫自己，弟弟一下子从一人多高的榆树上跳下来。吵架后的重逢真是悲喜交加，兄弟亲情分外浓郁。任大霖说：“渡口有些悲怆。”这是只有亲身经历亲情碰撞的人，才会感到的悲怆。

《打赌》中，为和伙伴打赌，敢不敢到乱坟岗子摘一朵龙爪花。“我”去了，半路上怕了，从夜娇娇花丛中钻出一个小姑娘杏枝，手里拿着装有半瓶萤火虫的玻璃瓶，陪“我”夜闯乱坟岗子。打赌胜利了，伙伴讽刺“我”有人陪，不算本事，并唱起“夫妻两家头，吃颗蚕豆头，碰碰额角

头”，嘲笑“我”。于是，又打了一次赌：敢不敢打杏枝？为证明自己不是和杏枝好，“我”竟然打了杏枝。这件在孩提时代容易发生的事，被写得那样委婉有致，美和美被破坏后的怅然若失，让我和小说里的“我”一起，总会想起杏枝委屈的哭声。

进入中学，我读的第一本书是《千家诗》。那是同学借给我的一本清末民初的线装书，每页有一幅木版插图，和那些所选的绝句相得益彰。第一首是那首有名的宋代绝句：“古木阴中系短篷，杖藜扶我过桥东。沾衣欲湿杏花雨，吹面不寒杨柳风。”我将一本书从头到尾都抄了下来。记得很清楚，我是抄在了田字格作业本上，那是我古典文学的启蒙。那一年，我读初一。我每天抄一首诗，揣在衣兜里，在上学的路上反复背诵，大街上车水马龙的喧嚣全都听不见了，只有这些古诗的音律，在我的心里回荡。

初二，偶然间，我在新华书店里买到署名李冠军的一本散文集《迟归》。集子中的散文全部写的都是校园生活，里面所写的学生和我年龄差不多大，老师和我熟悉的人影叠印重合。书中第一篇文章《迟归》的开头：“夜，林荫路睡了。”意境很美，格外迷人。一句普通的拟人句，在一个孩

子的心里充满纯真的想象。

文章写的是一群下乡劳动的女学生回校已经是半夜时分，担心校门关上，无法进去回宿舍睡觉了。谁想到校门开了，传达室的老大爷特意在等候她们呢，出门迎接她们时却说：“睡不着，出来看看月亮！”女孩子们谢过他后跑进校园，老大爷还站在那里，望着五月的夜空。文章最后一句写道：“这老人的心，当真喜欢这奶黄色的月亮？”

一晃五十多年过去了，一切恍如昨。那个五月的夜晚，那个奶黄色的月亮，那个传达室的老大爷，总会在我心中浮动。读完这本书，我抄录了包括《迟归》在内的很多篇散文。那些抄录的文章，尽管上面纯蓝色的钢笔墨水痕迹已经变淡，却和记忆一起保存至今。

初三，我参加北京市少年作文比赛，写的一篇作文《一幅画像》获奖，并被翻译成英文出版。大概出于这样的原因，我们学校图书馆的高挥老师，破例允许我进入图书馆自己挑书去读。

在书架“顶天立地”的图书馆里，我发现一间神秘的储藏室，被一把大锁紧紧地锁着。我的中学是北京有名的汇文中学，有着一百来年的历史，图书馆里的藏书很多，我猜想这间神秘的储藏室里应该藏着许多古旧的图书。每次进图书